

津門 脚行

胡西淳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胡西淳 著

津門脚行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津门脚行 / 胡西淳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306-4038-0

I. 津... II. 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20280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58 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 定价: 20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天津地处九河下梢，南北客商云集，历来码头货运繁忙，脚行业由此应运而生。其中向来鱼龙混杂，也曾涌现出许多特立独行的江湖奇人，亦成就了不少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市井奇闻。

本书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天津卫的旧事旧闻、民俗民情，从市井奇闻里提炼出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，于三教九流中撷取独具面目的典型形象，勾勒出一副旧时津门众生百态的风俗长卷，又泼洒笔墨描绘了一位脚行中的奇人：他出身微贱，却有着侠肝义胆；他身在江湖，却从不随波逐流；从街头乞儿变成“脚行大头”，最终又成长为无名的抗日英雄。本书风味浓郁，语言充满阳刚粗豪之气又不失风趣，实为近年来“津味小说”中难得的佳作。

第一章



天刚放亮，一列货车喘着粗气驶进南站，寒天里忽涌来的热气，把两边的房檐、电线杆抹上一层厚厚的霜。一阵连挂车厢的猛烈撞击，将大旺晃醒。

在麻袋垛痉挛似的抖动之后，从麻袋的缝隙里，探出黑色的鸡窝状的头发，蓬蓬乱发中，沾着棕色的麻丝，连探出的小脸，也变为黑褐色，那样儿活像刚从地府中钻出来的小鬼儿。这小鬼儿舒坦地仰陷在麻袋堆里，就如钻进厚被窝里，麻袋堆厚软如絮，躺在上边驾云一样。四周是酸甜的干草味儿，熏得人发懒发困。厚厚的麻袋阻挡了许多噪音，使他在这一夜睡得格外香甜。这也是他走出家门后睡得最舒服的一觉。此时，他心里就念叨自己命好，头回出远门就有贵人相助。这贵人不是别人，就是老叫花子——贯忠。

冀中平原连续三年大旱，河水干枯，河床如坍塌的土墙扬着灰尘。地旱得冲天张着大口，在苦苦找雨；人饿得爬不起来，张着大口有气无力地喊“老天爷”，可正是这无悲怜之心的“老天爷”，不知吞噬了多少饥人饿鬼。小陈庄三两天便抬出去一个饿鬼，而抬人的人转天也变成饿鬼，被人抬走，埋进黄土。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惶惶地冲年轻人叫着：快逃吧，别傻呆呆地在家里等死！

小陈庄人丁兴旺要数陈家，陈鸿丰早年在奉天做过

皮货生意，攒下几个钱，买地盖房娶媳妇，虽不算村里的富户，但也是吃喝不愁。陈鸿丰有三个儿子：大儿金石，二儿金锁，三儿金柱。这三个儿子都是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，哪家都是儿女四五个。可这大旱三年，家家断粮，一切能吃的东西连草籽树叶都进了口，但人们仍填不满肚子。陈老太太——陈鸿丰的老伴病饿先死，接着两个儿子金锁和金石先后饿死，三儿子金柱出门讨饭被疯狗咬伤，金锁的几个儿女又接连病死，一年间陈家老少竟饿死整七口。

那日，陈鸿丰满脸泪痕地望着他最心疼、最看重的孙子陈大旺出了村，他朝苍天祷告：老天爷，求求你，保佑这小孙子吧，别让陈家断了香火！

陈大旺从小招他爷爷喜欢，这孩子虎头虎脑，虽不胖但长得结结实实。七岁时就跟赵庄武术名家赵海成学习陈家拳，这小子不怕吃苦，小胳膊小腿一招一势不走样儿，和比他大五六岁的孩子一起对练，鼻子被人打出血也不服气。用陈鸿丰满带自夸的话讲：大旺是儿孙当中最像他的。所以有一把花生、几颗小枣他也悄悄塞给大旺，赶集买个带响的泥猴之类小玩意儿也先给大旺玩儿。大旺八岁那年，赵庄有家私塾，陈鸿丰单把大旺送去念了二年。儿孙中也有人抱怨当爹、当爷爷的陈鸿丰偏心，可他就这么偏心，儿孙之辈谁也没办法。

眼下陈鸿丰看着心爱的孙子一天比一天瘦，这孩子小时候还虎头虎脑的，如今十三四了，人瘦成一窄条儿，身子几乎架不住那脑袋。看着大旺陈鸿丰就心疼，他暗暗地掉泪，心里一万个舍不得，可 he 知道自己再把着这孩子不撒手，就是坑孩子。他一狠心一跺脚，决定让大旺出门讨个生路，大旺这孩子身上，可寄托着老陈家旺族兴家的

全部希望啊！

初春的阳光，有一丝丝暖意，但一阵阵寒风掠过，枯黄的碎草在土道上打着旋儿。天本不该这么冷了，对有些人是不冷，但是肚中无食的人，血流已滞缓，前心后背也抽着凉风，凉得彻骨，缩成一团也发抖。

陈大旺从小没离开爹娘，家里是穷，可有一家人相互温暖着，饿着也不冷清。可出了村上大道他才明白，自己是逃生，出门找活路。他一步三回头，也不知该奔哪儿，就稀里糊涂地随着人群顺着大车道走下去。从一早出门，到中午时大旺已饿得打晃，实在顶不住了，也不管是树皮还是草籽，胡乱一气往嘴里乱塞，像小牛小羊一样嚼着，硬吞下肚，舌头被扎得疼出了眼泪。大旺就是这样，一路晃着，嚼着草籽到了衡水县城。

在大旺脑子里，县城里的人多，而且都是有钱人，家里粮食多，伸手要口吃的不会太难。可进了城才知道，城里人也在挨饿。赶上这大灾年景，城里城外都一样。城里伸手要饭的人更多，常常你就是给人家磕头，也要不来一口吃的。要饭的在人家门口想磕头要口吃的，门里的人家想给要饭的磕头：对不住哇，一家人都在挺着挨饿呢，眼瞅要饿挺……

饥饿让大旺的鼻子赛狗灵，城里哪里有饭味儿，有好吃的香味儿，他能不用别人指点就一步一步地朝饭馆挤过去，并无师自通地伸手乞讨。

在一家饭庄门口，大旺好不容易挤进去，可他一伸手就遭叫花子们一顿打，打得大旺脑袋起了包。他刚回身骂，看到十几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，那些恶狼般的眼中已瞪出血，狰狞的大口要随时吃掉他。



没过多久，大旺就遭到这群狼的撕咬。

让大旺遭打的不是他的张狂，而是他那身排骨架子。别人瘦，就是瘦而小，他却瘦而不小，好像他越瘦这骨头的棱角越突出，精瘦的骨头如刀削过一般，看后吓人一激灵。俗话常形容人瘦得皮包骨，那是羊皮包骨，而大旺是鱼皮包骨，瘦得骨头筋脉纹理清晰，青筋粗粗细细绷在骨头上，似乎一使劲就可迸裂开。特别是他那大脑袋一晃，就如会动的骷髅。他跑到人家要饭，门一开就哭丧着脸哀告：“可怜俺，给口吃的吧！”人家忽见一个活鬼上门来索命，吓得赶紧甩过去一个大饼子，然后扭身麻利地关门，隔了半晌自问：是人是鬼？

大旺要得轻松可吃不安生。

当大旺刚把要到的大饼往嘴里送时，一个中年瘦高的花子猛一巴掌，将大饼子打飞，跟着就抡起胳膊左右开弓打大旺的嘴巴。让瘦高花子恼火的是，抡起的胳膊都被大旺那抬起的胳膊抗住，而且硌得他胳膊生疼。大旺和师傅练武时，有一道基本功，就是胳膊磕桩，练时是左右胳膊轮番撞击木桩，由轻到重，天长日久，练的就是抗击打这股劲儿，所以在大旺架胳膊挡瘦高花子抡过的拳时，小胳膊把瘦高花子顶得龇牙咧嘴。瘦高花子火冒三丈，抬脚便朝大旺踹去，大旺看得明白，一个鹁子闪身，他毛儿也没踹着。可他还没转过身来时，大旺两个箭步蹿出去，把打飞的大饼从地上捡起来。

大旺也压不住火气，冲瘦高花子质问：狗不抢人食，儿不和爹争嘴，有本事自己要去，凭啥打人？

瘦高花子已觉着这孩子不一般，再动手恐怕也打不了他，可他气消不了，冲大旺便骂：小兔崽子！抢食？快滚蛋！不然我见你一回，打你一顿！

大旺不听他这套，一边大口咬着饼吃，一边往街上飞跑，那速度已没人能追上。

瘦高的花子是这片地界的头儿，虽然走路也打晃，可他毕竟是个成年人，自认为打十三四岁的孩子会绰绰有余，没想到这孩子会些拳脚，这等难收拾。

大旺也不愿招惹是非，跑得远远的，躲开那群叫花子，就在城边上小家小户讨饭，不图要得多少，就图混口稀的饿不死。

但这天他竟要来真正的干粮——两个烧饼。

说是要的，不如说人家赏赐的。有一家人上坟祭奠，需要一张活的供桌，就由大旺跪趴在墓前，人家在大旺脊背上摆供果和烧饼。那家人哭哭咧咧，又烧香又烧纸，一顿烟熏火燎，大旺双腿跪得直打颤。过一个时辰，祭奠才算完事，而大旺已跪得站不起来了，他被人架着走了一段，两腿才听自己使唤。这两个烧饼哪是要来的，分明是他用一个时辰跪出来的。

肚中无食的大旺三口两口便吃了一个烧饼，另一个他反复闻了又闻，再也舍不得吃。他眼里涌出了泪水，不是吃的时候噎的，是想起在家里挨饿的爷爷、兄弟、小姐姐、妹妹……

他真想连夜跑回村，把这个两面芝麻的香酥烧饼送给家人。可他知道，真要是回到家，他还得和家人一块儿挨饿，家人还得赶他出外寻活路。他将那个舍不得吃的烧饼放在贴胸口的地方，顺着领口他时时能闻到一股芝麻油香味儿，没错，浑身都是芝麻香，那是梦中常想的东西。

这会儿正是春寒时节，地上泛起一层白霜。人们叹息，这白霜要是洋白面多好！白天叫花子们日子好过，可以挤进店铺里取暖，或蹲在饭馆门口躲风；若有个太阳一



照,那就跟神仙似的。叫花子们惧怕黑夜,到了夜里,几乎成了无家的野鬼,没处躺没处靠的,肚中没食身上冷,周身抖得筛糠似的。大小花子都吵吵夜长,四周漆黑,人如陷入地狱一般,瞅瞅天上,寒星稀稀,似坟茔地几点鬼火。看天想着家人,想着自己的苦命,更是哆嗦成一团。夜更深时,更不敢睡,许多贪睡的,从此就不再醒来,都是在梦中冻死的。那死去的人脸上都挂着笑,像是在梦中找到了暖和屋子,宁可暖暖地睡死,也不愿复生再遭这个罪。

此时大旺身不由己地挨家寻找有亮光的去处,亮处有火光有暖和气,可以当今夜的安身之所。小酒馆门里,小客栈过道,马车铺牲口棚,这都是过夜的好去处,甚至只要有捆草,有个背风儿的小矮墙,他就能挨过一夜。今儿让他安心的是,肚里有点儿食,就是冻醒了也不会发慌。此时大旺悄悄朝城南走,白天曾瞅见过,那里有个草料场,如果能一头钻进草堆里睡,那可真赶上安乐窝了。

真让大旺来着了,马车铺草棚没人看管,只有牲口棚一头有灯亮,那是喂牲口的住的小房,不添草料时,那人恐怕是不出屋的。

大旺像耗子一样钻进了草堆,草堆内有一股呛人的辛辣味儿,他呛得要打个响喷嚏,张开嘴巴,忙一巴掌捂住。他怕惊动草料场主人或伙计赶他走,真那样,他今晚就只得睡大街了。他将身子埋在草堆里,只将头——确切点儿说是嘴巴——露出来,渐渐地辛辣味儿也适应了,酸甜的气息漫了上来。迷糊中大旺摸摸胸前的烧饼,想到明天一早不会挨饿了,心里一宽慰,便沉沉睡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大旺感觉有异样的声音,既像耗子啃咬秫秸的声音,又像人低沉的干咳声和喘息声。大旺翻身,草的声响很大。他仔细听,不是幻觉,不是梦,感觉这

声音很近很近。他看清了，在草棚门口，有个人趴在地上吞吃草籽。

那是什么人？他一动不敢动。没多久，那个人不吃了，没有一点儿声音，像死人一样默默地横在草棚门口。大旺想，这个人兴许也是找窝睡觉的，可能太累了，睡着了。在他又要昏睡过去时，心里一颤，接着他便有些害怕，因为在这冷天里，那人睡在门口会冻死，也许，也许那人已经死了……

想到这儿，他忽地坐起来，呆呆地看着那个人。他悄悄地爬起来，半蹲着向前挪，随时作出逃跑的准备。挪到跟前，借着一丝光看，只见那个昏睡的人一身又黑又脏的棉衣，棉絮破败地翻花，夸张地显示着褴褛。那人脸上的皱纹，如刀砍斧凿，双眼嘴巴都紧紧闭着，死气沉沉，只有下巴一撮花白胡子生动地翘着。

大旺心里发慌，他不知这老头儿是谁，更不知自己该怎么帮他。他趴近了看，耳朵贴在他胸口上听。老人已气息奄奄。此时大旺忘了害怕，因为他忽然觉得这老头儿很像他爷爷，而且越看越像，他恨不得一下扑进他的怀里，像往日那样，缠着爷爷要枣吃。他摸着老人冰冷的手脚，忙连抱带拽地拖进了草棚。在草堆里，他用手反复搓老人的手脚，边搓边小声喊：爷，快醒醒啊！

大旺搓累了，自己身上都热了，只听老人呼出一口气，又干咳了几声，他分明醒过来啦。他睁开眼看看大旺，冲他点点头，目光里充满感谢。半天他才说：扶我起来。这时大旺发现他身下有血，血已凝结，和衣服粘在一起。见有血，大旺心里害怕，他耷着双手，不知该做什么。

爷，你身上有伤！

没事，皮肉受点儿小伤，过两天就好利索啦。老人说



得轻描淡写，倒像没伤着。

大旺忽想到怀中那个芝麻烧饼，流血的人不能饿着，也许他吃了烧饼就没事儿了。他马上掏出那个带着自己体温的烧饼递给老人。老人此时已不拘礼，甚至连谢谢都没顾得说，抓过来就吃，烧饼很香，他使劲吸着气，生怕有一渣一粒落在地上。老人快速而贪婪地嚼着、吞咽着，脖子使劲地往前抻了抻。大旺似想起来什么，到了草棚外边，找来喂牲口的破瓢，从牲口棚边上的水缸里，舀来一瓢水。

老人喝光了水，长舒一口气，是痛快和疲惫，还有一丝满足。一个烧饼好像让老人血脉全都通了，一瓢水让老人两眼有了精神，他瞪大眼对大旺说：我见过你，你不就是抢饭碗的小活鬼？

大旺知道，那群叫花子都管他叫“活鬼”。

他看着老人身上的伤问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，出血啦。你也是那花子帮的？

老人点点头道：我是贯花子。

你是花子王贯忠？

大旺刚一进城便知道花子帮里这大名鼎鼎的花子王，他还听说这花子王过的是像皇上一样吃喝不愁的日子，此时他惊异地盯着老人的脸，他想不透这花子王怎么会一身伤地躺在草棚里。

夜风忽起，飞扬的碎草刮在他们脸上，尘土已刮进大旺的嘴里，他狠狠吐了几口，竟吐不净。躺在草垛边的老叫花子挣扎坐起，他仰看这夜空长叹一声后，说：小子，咱得走，快走，这里是没咱活路啦。

上哪儿？大旺问他，他想知道，究竟走到哪儿可以填饱肚子。

老人果断地说：快扶我走，你跟我走，咱上车站。

老人也许习惯了，张口就是一派支使人的口气，还不容置疑，催促大旺走。此时大旺很愿意听他的，包括老人的口气和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活脱像自己的爷爷。大旺点点头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信任老人，他干脆就搀起老叫花子跟他走，只要能吃饱，走到天边也成。走出草棚，一老一小在黑黑的小路上挪动着，那一高一矮的身形，给饥寒的春夜留下一个剪影。

春夜风如刀，飕飕刺着面颊和肌肤。夜空里，似有两三颗星在偷偷地亮，但亮不了多久，黑云不知从何处飘来，云层又浓又重，风吹不散，那几颗要露头闪烁的星很快被黑云覆盖，四周更加寒气逼人。



第二章

已是三更天了，天上没有星月，车站的小灯像鬼火忽闪。他们沿空荡荡的站台走下去，大旺扶着老叫花子走了几遭才绕到了货场。脚下深深浅浅、绊绊磕磕。老叫花子半个身子都搭在大旺肩上，走到铁路边时，大旺身上已累出汗来。一条条铁轨在夜色中闪着寒光，有一条乌黑的巨龙就趴卧在上面。大旺没看清老叫花子是怎么三扭两扭就拧开了货车门，他让大旺一点点地把自己推上货车。此时站在车下的大旺，不知为什么抬头看看夜空，他此时真想问问家里人该不该走，可四周没有一个亲人，只有鼓荡的夜风。单薄的衣服已被夜风打透，出过汗的身上凉飕飕的。

走，咱到天津吃煎饼馃子去。

还是老叫花子的一句话产生了诱惑力，诱惑得大旺毫不犹豫地往火车上爬，而且恨不得马上就走。

那地方好哇，养人。你没听人说吗？京油子，卫嘴子。卫嘴子不光是能说会道，卫嘴子还会吃，咱到那吃狗不理包子、耳朵眼炸糕、馄饨、锅巴菜，吃烤鸭、爆肚……

老叫花子趴在车上说着一串诱人口水的吃物，虽说这些东西大旺连听都没听过，可此时他感觉着离自己不远了，有这么多好吃的在等着自己，傻蛋才不去呢。空荡荡的肚子教大旺信服这么个理儿：就这么远远地走，远处肯定会有好吃的，那里的日子肯定不挨饿，没错！所以他

二话没说就上了货车。

火车没开,却有三位押车的远远地走来,并很快发现了他们,押车人冲他们没好气儿,厉声吼道:谁让你们上来的?滚!滚下去!

这时老叫花子扯着大旺迎上前去,冲三位押车的施江湖跪拜大礼:三位爷,河北老叫花子贯忠叩拜您啦,只因我身上有伤,借个脚到天津去治病。

老叫花子边说边撩起那不成形的大衫,露出后腰血肉模糊的伤口。

求三位爷高抬贵手,放咱一马,我这里给几位爷全家唱喜歌啦。

唱喜歌本是花子行乞的手段,多在商家富家门前高一声低一声、合辙押韵唱吉祥词。人都爱听吉祥话,唱得掌柜和主人心里舒服了,随后一把高粱、一碗小米或一个铜子儿就到手啦。

这时昏头涨脑的老叫花子也不管对方怎么想,放开嗓子便唱:

抬头喜,喜在前,
五彩祥云上下翻。
要问来了哪几位,
福和寿、禄三位仙。
三位大仙到凡间,
布施行善天地宽,
福如东海长流水,
寿比南山锦绣川。
不信您回家看一看,
财神正在撒金钱,



金钱撒在贵府内，
富贵荣华万万年，
万——万——年！

几句喜歌，三位押车的脸上露出笑纹，之后抬头纹全开了，其中有认识老叫花子的，便故意啐骂道：老花子你听着，咱都是道儿上跑的，坐便宜车我不赶你，可你手脚要不规矩，我们可让你栽在这条线上！

这规矩我懂，我懂！我谢谢爷啦！

老叫花子一个响头，让三位转身走人啦。江湖礼数就是如此，所谓线上的规矩就是指不许偷盗货物，被人抓着，只能装傻充愣，不能乱咬人。说从哪站上的，必连累那站上的人，若说谁让你上的，一句话就把人卖了，那人也许因此丢饭碗，你从此也不值钱了。让押车的发现你“恩将仇报”，用私刑是要碾断其一条腿。那年月你沿铁道边走，总能碰见只剩一条腿的“单条虎”。

大旺怔怔地看着，他从心里敬佩老叫花子，老叫花子一招一势他都看清了，原来江湖礼数也可以顶火车票用。

货车没过多久就开了，一路走走停停，车开出一天的工夫了，爷俩也不知到哪儿了。到一个小站时，老叫花子也不知到哪儿了，他悄悄下车，跑到车后问那押车的。押车的没好气儿，就冒出一句：还远着呢，明天一早准到。却又看一老一小实在可怜，扔给老叫花子两个玉米饼子和两个还热乎的烤地瓜。老叫花子回来随手将大个的地瓜递给大旺。两人吃了便睡，睡醒了再吃两个玉米饼子。多亏这火车拉的是麻袋，不然俩人不饿死也得冻死。这天下半夜，火车驶进天津地界，那押车的冲老叫花子喊一嗓子：前边是南站，下吧。老叫花子忙不迭地应着。他知道到

了站里，管事的见货车私带客，要怪罪押车的。老叫花子手捂着腰后边的伤口，让大旺搀扶着下了车。

天刚放亮，一条不宽的护城河与铁道线并行，河面的冰呈黑褐色，不知哪里流出一股股水，弥漫着热气，使大旺感觉这里暖和许多。河岸上车来车往，花花绿绿的衣裳闪烁其间；仔细看，原来有一溜儿娶亲的马车，马铃叮当，清脆悦耳，人们笑着喊着，给初春的城郊带来色彩和喜庆。大旺不看有多少车马，他看人们的脸色，透过脸色他想看出这里人吃得饱不饱，他此时不想关心别的，只为眼下和将来的肚子操心呢！

以前大旺读私塾时听先生讲过天津、北京，也听村里人说过天津卫如何大，有钱的人家住多高的楼，可听说的天津似乎和眼前的不大一样，究竟哪儿不一样他又说不清。此时天津有模有样的就在眼前，虽是在城边，可车来人往，道上竟挤挤插插；看那繁华店铺一路排开，虽众多买主还没上来，但门前装货卸货的伙计忙碌的样儿，看出生意不错。眼前的一切，让他感到陌生却又亲切。细看路上人们的穿戴，是比衡水人洋气多了。有一点让大旺宽心，这里那些出大力的、拉车挑挑儿的，穿戴和衡水、和村里人也差不多；甚至有的比乡下人穿得还破，乡下人衣服再破，冬天不管新旧有棉鞋，可这里有的人连双棉鞋都没有，穿一双掉帮的单鞋匆匆赶路，跑前跑后地扛货。最让大旺新奇的是天津水多，大河横着，小河竖着，沟塘岔口还有薄薄冰碴儿。想是天一暖，这里将是汪洋一片。

大旺不禁抽着鼻子说，难怪俺们村土地都旱了，原来水都流这里来了。

算你说着啦！

一时老叫花子也被四周气氛所感染，像个老先生一

